

梅花开得迟。梅花不急。出门回家,路过一棵腊梅,正开花的腊梅。梅树的叶子几乎凋尽,只一树的腊梅花冷

淡淡开在嶙峋的枝干上, 开得漫不经心。此时,冬至已过,万木萧萧,它是独一无二的

芳,独一无二的华。可是,那花依旧开得谦谦有隐者之气。迎着那冷香,我走近折了一枝,回家将梅枝插进淡绿的细颈瓷瓶里。一下午,梅在书房里,幽幽地吐着香,像是低声部的吟唱,从楼窗里远远地传来;又带着点叙事长诗的味道,婉转,朴素。

冬天,在这不紧不烈的梅香里,就此算是真正地开场了。

记得少年时,外婆家屋后也有一棵腊梅树。腊梅树是我的大舅栽种的。大舅爱养花,蔷薇、大丽菊、美人蕉、君子兰,还有牡丹和芍药……实在是多。我那时一去外婆家,就爱去那些花边草边转悠,心里觉得无限明媚。但对于腊梅,我心里嘲笑大舅的审美。腊梅树那时看起来实在貌不惊人,完全不像能演绎一段传奇的角色。

外婆的后院,春天里,桃花杏花闹哄哄地开,气氛盛大逼人,狗都安静不嚷了,终

踏雪寻春

李明

踩着薄雪去湖边寻春,是一件诗意浪漫的事,也是一个人的清欢。

出了门,就听到小鸟儿在树上蹦来跳去,啾啾鸣叫。黄的,灰的,黑白相间的,大大小小,忽飞忽落,我认得的不过几只,叫得婉转好听的一定是黄莺儿了。还是麻雀和喜鹊最大方,从不拒人于千里,可以看清楚它们的样子。

落了小雪,地上刚好一片白。小狗好奇地到处跑动,留下一串串可爱的梅花脚印。已经立春了,这场落雪恰好给土地补充些水分。抓起一把雪揉成一团,握在掌心让它静静融化,在地上慢慢行走,细细踩踏,想要留住它的一点儿影子。脚踏地的咯吱声,像是回到了童年时代。

风不算大,但很有些寒意,吹得眼睛流泪,赶紧用围巾裹了头脸。在湖边栈道上行走,湖面的冰已经化了,缎子一般柔滑,映着岸边的白雪,尤其清亮明洁。芦苇在风里摇摆,发出轻微的叹息。寒鸭快活地戏水,一圈圈波纹荡漾开去。小鱼儿调皮地跃出水面,比赛花样游泳的技艺,它们弄出很响的水花儿,向春天打招呼。

一阵清香袭来,是蜡梅的香味儿,引得我不得不前去寻它。踏雪寻梅,是寒寂时节最相宜的事儿。春天来了,它们也快谢落了。一丛丛灌木,被白貂裘一样的雪袍包裹着,幸福得就要睡着。新的草芽从雪下探出来,露出尖细的脑袋,在风中摇摆着,快乐吟唱。

飞雪迎春到,这句话恰巧成了景,雪滋润了万物,土地更有生机了。柳枝在风中拂动,红梅的枝桠冒出了一个个花蕾,月季也长出了鲜红的嫩芽。我知道,春天不是一下子就来的,花儿也不是说开就开的,它们已准备了很久。新的生命藏在大地下,蛰伏在泥土里,藏在树枝草棵间,谁也阻挡不了它们生长的脚步。只待一夜东风,那桃红柳绿明艳照人来。

在湖岸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温暖的阳光舒适明亮,那是早春吐出的新鲜气息。钓鱼的人,三三两两端坐在湖岸边,手里握一根钓竿,凝神或沉思,皆怡然自得,他们钓鱼也钓时光,钓一池春水。我坐在木凳上四处观望,看到一些踏雪游玩的人,看到唧唧飞过的小鸟,感受一阵一阵流动的风,享受时光的安静美好。一只灰白相间的鸟,站在旁边的树枝上鸣叫,看了我一眼却并

两间土坯房

王玲

家是什么? 对我,是遮风挡雨的小屋,是两间土坯房,它是心灵最初的栖息地。

出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我,像寄居蟹一样本没有家,没有属于自己的窝,游离而凄凉。父亲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知青下放至南京一个叫禄口的小镇教书,把青春从大上海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乡村。

那年月,父亲没有爱情,他经人介绍与母亲结了婚。“婚房”就是父亲在学校的宿舍。母亲常住娘家,几乎过着分居的日子。母亲怀上我后,为方便照顾,才不得已挤进原本属于父亲和另一男同事的宿舍。尴尬的男同事,出于同情再也没有回来住过。宿舍虽不是自己的,却完整了一个家庭,以我的哭闹,让两个贫困中甜美的人升腾起无尽的遐想。

当母亲沉醉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时,厄运却突然降临。父亲患上脑癌,残酷的现实将刚刚营建起来的梦击得粉碎。我出生时母亲大出血,之后又大病一场,接着父亲病危,不久撒手而去……病怏怏的母亲,嗷嗷待哺的我,凄凉的日月,艰难的生活,让年幼无知的我无法感知家的概念。

父亲走后,我和母亲搬离了学校,投奔乡下外婆。断了一切经济来源的我们,当时只能靠年迈的外婆牙缝里省一点口粮艰难度日。母亲营养不良,早早就没了奶水,我几靠米汤喂养,每天饿得嗷嗷大哭……艰辛岂止这些,买不起肥皂的母亲,洗衣服也只能用不花钱的池塘水漂漂。有次隔壁邻居实在看不下去,回家拿了块肥皂救济母亲。偶尔,村上其他人也会舀一小碗米送给我们母女,舅舅更是隔三差五送些稀饭,必竟那年代大家都不容易。巧得是,二姨妈没过两个月生下表妹,怜惜我的她,一个奶表妹,一个奶妈,让瘦下的我很快又胖起来。听姨妈讲,那时我一见到她,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梅花不急

许冬林

日窝在屋檐下晒太阳。我那时常常仰面在树下,等花瓣落到我脸上来——腊梅树呢,只是在吐叶子。吐出来的叶子也俗常得很,惹不起人的兴致。夏天,篱笆旁的木槿花上也眨巴眨巴地升起紫红色的花来,在花少的长夏,细端详那木槿,也还有几分动人的颜色。腊梅呢,叶子倒是和木槿的叶子长得一样厚,可依旧寒门模样,片花不着。秋天,沙地上的庄稼收回来了,乡村人家的门前,桂树终于开花。桂花的香,涨得一个村子都清甜起来,很有些五谷丰登的意味。

我站在外婆家的后门槛上,闻着空气里满溢的桂香,心想:腊梅啊腊梅,你怎么办呢!就这么什么都不交待?

腊梅树依旧缄默着,静静地立在后院里,人家长叶子它也长叶子,人家落叶子它也落叶子。它如何知道,一个小女孩已经在逼视它,逼视它生长的意义,怀疑它存在的价值。

逼视也无用,怀疑,它也不急。它依旧安然走着自己的时令,长路迢迢,它似乎有的是耐性。

不记得是在哪一阵冷风里,忽然就闻到了花香。好奇寻到外婆的后院,看见落光叶子的腊梅树上,有黄色的花朵打开,三朵两朵三朵,像是各开各的,又像是呼应着开。更多的是花蕾,一粒粒的,像攥紧的小拳头。拳头里握着花香,也握着力量。

梅花到底还是开了!我站在花树下,闻着冷香,觉得这香味沉重。若能把花香也拿到秤盘上称称,梅花的香一定比桃花杏花的香要重。我回家,跟堂姐描述:外婆家屋后有一棵腊梅,在冬天开花! 好香好香!

实在,梅花担得起这传说!梅花的传说,是一段用低声部在民间吟唱的传统,初听平淡,细思感怀。

有些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段梅花的传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旦遭遇过漠视,遭

遇过嘲笑,遭受过排挤。就像我对待外婆家屋后的那棵腊梅,我无视过它的存在,晒笑它不会开花,我甚至建议舅舅砍掉腊梅树,好让芍药海棠们喧哗地开。

但是,梅花没有抱怨,它依旧静静地生长,笃定地伸展枝干。它只有一个信念:我要生长,生长,生长——长高,长粗,长得根脉深深扎进宽广土地,长得枝叶可以涨满一座院子,长得所有的花都开过了,长得所有的叶都凋尽了,它才长舒一口气,开了。

顶风冒雪,寂静盛开。一朵花一盖雪,一树花一树雪,即使开得肝胆欲裂,也是寂静盛开。

苦难太深长了,所以,当最后一展芳华独自绽放的那一刻,它是静穆的。苦难太深长了,所以,已经习惯低调,已经懂得从容,已经能稳稳沉住气。最后,当天地将一年的光阴交给它来压轴收梢时,它已无意哗众取宠,无意显摆炫耀。

楼下的梅花,依旧在漫不经心地盛开,漫不经心地零落。进出小区,我常常会路过它,我默然走过,觉得自己心上也开着一枝冷梅。我心上的这枝梅,也没有委屈,没有抱怨……只有不急。



拥抱阳光 苗青 摄

留待一面与梅花

张凌云

周末朋友夫妻发出邀约,请我与夫人赴其新居参观闲聊,同时受邀的还有另一对朋友夫妇。大家都有空,于是欣然前往。

我与这两位朋友既是同事,又是同学,当年大学毕业一起来到单位,关系是没说。几位夫人也是熟悉得很,因此大家之间毫无隔阂,几乎无话不讲。

正是蜡梅飘香的季节,徜徉在幽静的环境里,有几分醉人。朋友家是中式建筑,小区楼台亭阁,植被郁郁,恰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朋友夫人又喜欢侍弄花草,庭院和花架上到处攀爬着红红绿绿,端的惹人爱怜。大家坐在一起,免不了大赞一番居处的清雅,以及夫人的勤巧,对布局设施留下深刻印象。

朋友热情地施茶,大家谈兴甚欢,话题主要还是房子。都已人到中年,受邀的两家也买了新房,对搬迁新居满怀憧憬,而主人则神采飞扬,谈起选房装修来滔滔不绝。见朋友孩子在一旁沉吟不语,大家转移话题,关心起孩子的学业来。两位朋友的孩子都很出色,已赴境外上大学,我家孩子还在念高中,于是说上一番勉励的话,又相互夸赞了彼此孩子的长处,并将将来出国看看云云,接着又扯到旅游健康之类的话题,越聊越开。

我却渐渐觉得惆怅。不知不觉,曾经避之惟恐不及的油腻中年形象,将我们越套越紧,聊来聊去,都是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等等,诚然,这个现实世界让人们无法免除,但我却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堵在了我们之间,也许它很轻,很薄,但大家都不愿去捅破它。

来之前,我还怀着期待,想体验下呆在朋友书房的感觉,即使不舞文弄墨,临窗听风也是好的。可是大家关心所在并

非在此,稍作停留就去别处参观,剩下我环顾四周,亦只觉兴味索然。或许,那个所谓风雅之所,根本就没有。

曾经在心中幻想过一幅画,“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这是丰子恺的大作,有茅屋一间,屋前泥地上一桌三椅,三位先生围坐喝茶聊天,却空着一面,对着一支生机勃勃的梅花。我理想的场景,是我们三位曾经的同学围坐小桌,或粗茶或陋食,却意气风发神姿潇洒,旁边,空着一株象征性的梅花,那里,是梦想,是青春,是若干未知而有待探寻的路。

而今这些都不存在。二十多年过去,那些诗酒趁年华的风雅或仗剑走天涯的锐气尽已消失,即便有了比从前好得多的环境,我们在雅庭精舍品着香茗,却味同嚼蜡,难以找回当年踌躇满志的感觉。所能讲的,都是一些和旁人无异的俗事琐事,在意的,常常是名利身家的攀比,与理想无关,与灵魂无关。很怀念《围炉夜话》里描绘的场景,冬日夜晚,一家人坐拥火炉,相互烧煨山芋闲话家常,心有所得,乃作文记之。那种场景,其实于旧时农家甚为常见,那时候,物质并不富足,也许还没有山芋烧烤,只有白水一杯,可大家精神上的干粮却很丰富,人人都带着欢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笑,是对未来世界的无限憧憬。

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无论现实还是梦里,很想多一些这样的画面:粗砺的木桌旁,疏落落地没几张凳椅,也许好友两三个,也许就我一人,都不言语,散了,我推开一面墙,或是一扇窗,大口呼吸,窥见迎风怒放的一支梅花。

读清玄

梁征

一个静静的夜晚,我半卧床前,细细地品读《林清玄文集》,感动于两个字“空灵”。唯其空灵使粗糙变得精致,使落魄变得意气风发,使粗犷变得平实宽厚。清玄的作品给我以清悦的慰藉,天籟的陶醉,深切的感动,倘要道出妙趣,却只有默默无语。

清玄说醉后方知酒浓,爱后才知情重。失恋后的我,借酒酒精醉自己,用时间冲淡一切。清玄说,在云烟中腾飞过,在雨中行走过,生命之事一经过了,热烈也是平常。“三生石上旧精魂,缘来缘往缘相续”。我欣然笑对人生,笑对每张陌生而又熟悉可爱的脸。清玄说,完整的人生应该具备三个层次,首先做一个欲望和物质的追求者,其次是做一个文明艺术的追求者,第三是做一个精神和灵性的追求者。我怎么现在才理清先后? 以前读清玄的作品沉醉在精神世界里,现在则不然,思绪一天天明了。

繁世纷沓,欲海横流。而我还得一步一步来。读书是一个过程,是贯穿于人生的过程,但它更是一种追求,追求知识,追求梦想,最终追求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窗台上的风景

王蝶飞

香樟树下的影子跟随虚幻的风吹过窗台一片静止的叶子飘落下来,给我意外的惊喜慢慢地,它走动起来一蹦一跳地

麻雀是一枚叶子挂在冬天的树上有时会落在窗台,很清晰没有美丽,只有寒冷薄薄的羽毛,怎能抵挡这厚厚的严寒常常为它担心也时常奢想与之交谈可是麻雀太专注,我喊不动它

坐在寂静的窗口,若无其事地拐进,一句淡淡的宋词里将那些,掉落的珍珠,重新串起串成,一页页晶莹的日子窗台上的麻雀为我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

新的一年

木米

老酒倒入新瓶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但是更换了酒瓶的标签我把岁月打散诗却收集了所有的片段

旧日子坐着新太阳翻阅一页页精美的图片带不走的只是斑驳的树影留下不变的心态能坐下来喝酒的朋友讲究的还是那道缘愿你吟一首好听的诗如饮陈年佳酿

一个湖的内涵

董树平

查姆湖煮酒论英雄故事在湖面沸腾溢出来,撒在湖畔

变成诗的被镌刻石头活出境草木演绎最有抒情意识的感叹号

激情也曾流落荒岛一座桥的含蓄用谦卑之身紧扣心弦两端邂逅了,相遇了一把情暖花开的钥匙转动连心锁

查姆湖是你的新娘搀扶醉一场天际湛蓝

彼岸花

石潭

记住茉莉花是在冬天的九曲桥边白色的,干花朵像一颗爆米花放在茶叶一起用开水一冲扭着腰的香,漫过大雪盖佳的田野

没有见过长在树上的茉莉她抬起头,那笑脸已藏在照片里连同写了两季秋天还没寄出的信手上温度还在,只是影子留下了一道道裂开的痕迹

花期又到时没起风门后的梯子也就没有立起不断重复的细节,点亮绿萝在阳台上不停的长尔后看见燕子衔来一滴滴露珠犹如当初白色花瓣,顺着自然的江流我在右岸,一步一步向东

父亲是山峦

强成枝

父亲是山峦层峦叠叠间连绵着春夏秋冬父亲是草原莽莽苍苍下纵横着人生画卷

父亲的臂膀擎起爱的港湾父亲的胸膛承载着家的天下父亲的脚步跨过了沟沟坎坎父亲的眼睛目送儿女去远方

